

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

蕭

錚

主編

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

貴州實習調查日記

王心波著

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
(美國)中文資料中心
印行

「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」總序

民國二十年代（一九三〇年代）正當中國大陸劇變之期。其時適為中國現代化之民主革命完成（即所習稱之國民革命，自民國十六年奠都南京，十七年全國統一，十八年成立五院），全國交通建設（建築公路、鐵路、飛機場等）進行迅速，工礦業逐步發展，而日本帝國主義忽于二十年之九月十八日進攻瀋陽，中日正式入于戰爭狀態。自二十一年初上海停戰，至二十六年上半年，五年間中國政府茹辛忍垢，拖延全面戰爭，以從事建設及肅清共黨內亂，此段時期，可稱為「備戰期」，各種重要措施及其影響于中國社會經濟之變更，甚為重大，所惜史料已餘存不多。自二十六年七月中日大戰爆發，平、津、滬、寧撤退，入于全面戰爭狀態，嗣後，武漢、廣州相繼陷落，至二十九年（一九四〇年）已入于戰爭最黑暗時期，可稱為「苦戰期」。此四年中，中國本部富庶各省均已被戰爭所摧殘，社會基礎幾已全部動搖，乃幸而有西北、西南後方各省之各種積極建設，以其力量，支援戰爭，乃至有三十年以後之支撐，逐漸開啓機運，使中日戰爭演變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一部份，以獲有三十四年之最後勝利。故自民國二十一年至民國三十年，這一年代（前後十年間）實為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之時期，研究近代中國之變化以及嗣後共黨之得侵據大陸，及其所影響于世界政治經濟者，均不能不注

意此一時期之中國大陸各地之政治經濟實際情況，以了解其背景及演變。

中央政治學校之地政學院，成立於民國二十一年至民國二十九年停辦，而有中國地政研究所之繼起。中央政治學校係由蔣總統所創辦並兼校長。蔣總統在攘外必先安內之政策下，剿辦以武力叛亂之共產黨，深入各省農村，洞悉土地問題關係之重要，乃召本人於二十一年一月間自德返國創辦地政學院，以訓練專才，解決中國土地問題。本人承命以後，招考大學畢業生之有志于研究土地問題者，入院研究；於第一年基本學科研究完畢後，即派往各重要地區爲實習調查三個月，返院時須呈繳調查實習報告，由各教授分予審閱，並命其以所獲得之實際資料爲研究論文。又一年始得卒業，分發各省工作。先後九年間出發調查之學員凡一百六十八人，成論文一百六十六篇，論文中關於各省縣市田賦研究者三十六篇，土地整理者二十二篇，農村經濟者三十篇，租佃制度及房租問題者十九篇，土地制度者十九篇，地價地稅者二十篇，農業金融者八篇，市地問題及土地徵收者十二篇。調查報告一百七十八篇，涉足所及者凡十九省，一百八十餘縣市。均收取其當地實際情形及其重要文書，存之于報告中。凡此均足見各地之經濟情況與下級政府之實際行政能力，尤足爲籌劃戰時之糧源與財力之重要參佐，以爲當時抗戰建國重要措施之資料。而其成爲今日研究此一樞紐時代之寶貴史料，則非當時所能計及者。

自由中國之臺灣土地改革，已爲舉世所稱道，而鈞有知其來源，實起自

此一時期地政學院之調查研究。臺灣之「三七五減租」實即爲大陸戰時所推行之「二五減租」。臺灣之「耕者有其田」與大陸戰時所提倡之扶植自耕農，亦爲同一實質而異其名。其他如地租、地價、地稅、房租以及都市設計、土地重劃、土地利用與開發，均爲地政學院研究之所及，而在彼時即已擬訂法制或辦法，期以逐步推行以完成土地改革，使中國進入一新經濟階段。不幸而爲當時之戰事及嗣後之共黨叛亂之所阻，而未能見諸全部實行。迄今始一一見之于臺灣。

地政學院因當時戰事之惡化，于民國二十九年停辦，余爲求土地問題研究之擴大及籌劃土地改革之繼續，乃創設中國地政研究所，以繼續其事，自民國二十九年迄今，縣延未輟。地政學院之論文及報告，即移交中國地政研究所續爲保存併供後起者之研究。此項資料均爲手寫恭楷，中國地政研究所向以珍本視之，自重慶遷回南京，復由南京輾轉遷臺，三十餘年來，歷經變亂，未嘗有少許之破損。去年中國地政研究所與美國史坦福之胡佛研究所 Hoover Institution, Stanford 訂約長期合作，該所中文部主任梅因博士 Dr. Ramon Myers 來所討論各項問題，見此項資料，認爲瑰寶，乃介紹美國之中文資料中心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, Inc. San-Francisco 及臺灣成文出版社與本所訂約影印，使學人之研究中國近代史及經濟、社會、土地諸問題者，得窺民國二十年代樞紐時期之各種實況並明瞭其變化之真實因果，則其裨益豈淺鮮哉！是爲序。

民國二十八年

暑假實習
調查日記

王心波

89448

七月一日

早餐後，整理行裝準備出發。奈因實習調查川旅費上午未能發下，致碍起身，乃乘機親自增印調查表格百餘份，以補昨日所印者之不足。

下午二時接到教務處發放川旅費通知，乃前赴該處遵章領得國幣貳百伍拾圓，並附領校令代購縣誌費額三十元。竊念當茲抗戰時期，國土日削，人民之負擔益重，而吾校重在育才，不惜苦心籌費，雖罹萬難中，仍遣吾等分赴各省實習調查，以期所學切合實際，其赤心遠矚之偉大精神頗足令余生感。而省余支領國幣，其實習調查之代價畢竟能抵此消費者幾何？每一念之，令人戰悚。

七月二日

早起約聶聞鐸同學赴辦公室分謁諸位先生。冀獲教益。惜諸師多已外出。未免聆訓。僅得謁黃主任於辦公廳中。當蒙教以：應事有方。處人合度。準時返校。免誤課程等語。余於眷戀中拜別於黃先生之前。乃負笈荷裝赴南溫泉車站。購票登車抵渝。到渝後本擬立即南下。奈通當日時值星期。因碍於主任發給介紹赴交通部謁辭秘書之函件。未能即日進行。於是暫寓旅以待。迨彼時尚早。藉赴財政部伴同劉君本作與張君國維赴馬雲路同志處。適石子壽同志亦來。暢談間悉石同志不久將赴挺進軍充少將政訓處之長職。石囑余介紹東大畢業同志中之經驗宏富者二三人。俾增股肱之力。因提薦二三人。幸允錄用。末談及中國土地問題。於石同志高論。畧謂：『總理昭示吾人曰：三民

即為民生主義革命政策之一奈何吾蔡同志竟多怨畧而不思努力推行，實違革命之大道。相談間，時已黃昏，遂返慶雲寄舍就寢。

七月三日

八時同聶同志赴交通部謁薛祕書請予便利。後承介紹至新
路工程處第二科，適該科蔡科長尚未上班，乃南容靜候，藉悉該
科諸員工作多屬頑忽，毫無盡職表現，尤以其中之著西裝短袴望
之令人生嘔，時而攬鏡自照，時而探身品茗，一提履一吐痰，如此變樣
偷工，欲求工作效力之神速，無乃滑天下之大稽。十一時蔡科長來部，
余當面以申明來意，蒙蔡告以該路計劃二年完成，所求隨測量隊調
查一節，因該隊工作時間與空間恐難與調查所需者適合，對土地征收

概况之調查與沿途紹函件之發約。允於明日來取。乃告辭赴四德里十七號訪孫君禮謙。於胡亂相談後。繼叙及東北收復問題。孫君對此頗抱悲^觀。余答以本黨係中國唯一之革命政黨。扶弱抗強。為救人類之宗旨。復土問題非豈限於東北一隅。凡屬吾國已失之領土。亦無時不據收復之念。況中日兩主義不能並存宇內。如永久放棄東北。則與倭奴以永盡量^間發之機。虎羽畢豐。終生大患。凡屬高瞻遠矚之大政治家孰肯忽此作親仇之舉哉。孫君對此領首者再。後辭去返寓。

七月四日

於街中散步。無意中遇薛振家同志新由北戰場歸來。戎裝威耀。已失當年文秀。相談兩小時餘始辭去。

下午三時同聶同志赴交通部。昨日之約。適蔡科長外出。由某

收之資料，本部現無存案，請持函赴叙昆路工程調查可也。余等因念再求無益，遂致謝辭出。後與聶同志約，請彼速來車赴海崇溪車站交涉車票，余則分赴財政部劉君處調換蚊帳。返寓時知車票已購妥，定明早六時起身，因提早就寢焉。

七月五日

早五點鐘起床，急整行裝，付清宿費，渡江至車站。候至十時始行開車。沿途車行頗速，至一品站稍息，藉進早餐，繼而後開車前進。時天氣正熱，車中儼似蒸籠，不禁汗流遍體，加以首日登程，顛動之苦，令人難堪。是日路經羣江午餐，晚宿於東溪東北旅館。

當車行過一品站時，忽對面一汽車馳來，適一農人過此，致車撞跌斃。

石上念該車夫胆敢草菅人命，為一任玩忽，則未來之惡劇將頻演無度矣。

睡鄉中警報喚醒，緣披衣出城外，忽見一小河，月明水淨，因躍入沐浴，約片刻警報解除，復返寓沈酣。

七月六日

甫曉即告登程，車行經松坎，至鈎絲岩，宿名為吊尸岩，該處凌巒蛇道，倍極危險。據車中人談：前日有陸大畢業生十七人奉委座命赴渝聽訓，行此車覆墜崖下，死五人，傷數人。聞之感懷，念彼等多年求學，方期學成出殺敵，孰意竟乃死非其所，爰為詩以弔之曰：

悽悽幽谷憶王孫

駭浪驚濤起噩聞

甫望學成匡亂世

空留鵲涕弔英魂

車前行，過猴頭山，山中松柏成陰，頗足悅目。是日晚宿於桐梓縣樂山公寓。

七月七日

今日為蘆橋事件紀念日。當車行至遵義，見街中家々懸旗，戶戶停業，有女學生^{二十人}持小旗，持國旗沿街宣傳，頗足生感。

車行抵烏江，該處有木船三隻更渡汽車，然魚貫候渡者約二十餘輛，候四小時許，始得過渡口。於彼岸見一英籍老吏，鬚髮皆白，沿車宣傳基督教義。余與聶同志以英語詢彼何所來？擬何去？同行者幾人？老者答曰：由貴陽來，擬赴甘肅，同行者十數人。又問：爾來中國幾許年矣？答曰：已將四十五年矣。後彼送小冊一份，內載十字架之意義，觀之不忍舍去。念吾人革命，倘據十字架精神，則革命早已成功。

是日晚宿於貴陽。前至貴陽車站時已交涉允許明日早來購買赴昆明車票事項。

七月八日

黎明即起，荷裝至貴陽車站，晤該站長重申昨日購票理由，當經允許可即購票登車，是因車夫患病，行抵安順縣竟早停止前進。

下午二時偶參觀於民教館中，遇訓導班畢業劉長征同志，暢談間，

悉劉同志現充該縣民教館之長職。繼詢以該縣農村概況若何？答以：該縣過去為貴州鴉片集散地，故耕種者亦多。人民形似貧困，而實在囊資累累，即窖銀於地下者亦大有人在。自去歲鴉片禁種後，農村金融之流通似不如前，但一般恃以為生者已漸改他業，久之自可復原，惜日抱桿於雲霧者一如當年，此吾政府所當急禁者也。後託以代為報告該縣每月地價

變重情形，當承前說。近寧後修文呈報，近寧後修文呈報。

七月九日

今日車行已達雲貴間之最高地帶，群山相接，聳插雲霄，羊腸迴路，堪匹蜀道之難；尤以雨晚之際，遙臨三五茅舍吹烟於山下，時而白雲出岫與谷間瀑布相茂美，爰為詩以記其勝曰：

稀落茅屋吹朝烟 赤巒層碧洒飛泉

車行迴路鳴未已 谷岫含雲上曉天

午後山中暴雨頻淋，路滑不能前進，俟風雨稍息，乃復飛輪就道，至晉安天已黃昏。

七月十日

車行過兩個山峰，即達雲貴之交界處，該處土質分野顯明，黔境

中多黃色土壤；入滇境則多老紅壤，足証滇省中雨水之冲刷較黔境所受者為強。沿途多童山，人煙廖々；即偶見茅舍三五，其破圯之狀，望之神傷。念如此廢蔽農村，日陷人民於牛馬之生活中，甚望吾黨堅定主張，從速實現三民主義新社會，俾斯同胞早登樂土。是日因車夫患病未癒，車行至曲靖即早停止。下車安頓行裝後，即與聶同志散步於街巷中。聞聶同志謂：「該縣為迤東之大縣，但就余觀察，該城雖大，惜乎商業蕭條，僅小零售商幾十家，如此現象，實農村破產之明徵，大縣尚如此，小縣當何如耶！」

七月十一日

早餐後，登車復前進。車行至馬龍縣，遙見荒山漫々，人烟寥々，心頗異之。因問聶同志曰：「其荒閒之因畢竟何在？」聶君答曰：「迨因缺